



樱花红陌上

□ 崔向珍

“樱花红陌上，杨柳绿池边。燕子声声里，相思又一年。”这首《春日偶成》的近代诗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作品。诗中的樱花、杨柳、绿池和燕子无一不是春天的化身。

樱花团团，灿如云霞，其不争不抢自繁华的品格极为可贵，象征着热烈、纯洁和高尚。樱花，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宫苑里，已经开得明艳动人。到了盛唐时期，我国寻常百姓家的庭院里，随处可见花团锦簇的樱花。唐朝诗人白居易的家中就有樱花种植，“亦知官舍非吾宅，且副山樱满院栽”。等到春天樱花盛放的时节，“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枝便当游”，多么闲适自在的诗意生活。

世人喜爱樱花，诗人更喜爱樱花。宋代诗人方岳写道：“山深未必得春迟，处处山樱花压枝。”王僧达也有诗曰：“初樱动时艳，擅藻灼辉芳。緜叶未开蕾，红花已发光。”从两位诗人酣畅的笔端，我们可以看到，如雪如云的十里樱花铺天盖地压下来，幽幽的深山里春光洋溢；浅黄色的嫩叶还没有舒展，红色的樱花已经怒放，耀眼夺目的红艳光辉。

樱花当是耐得住寒冷的，上次春雪飘零中，我特意观察过楼下的三棵樱花树。飞雪不曾消融，满树褐红暗绿的初蕾已是尖尖立于枝头，一粒粒、一簇簇挤挤挨挨，酝酿着一年一度盛大而纷繁的花事。

樱花的本性是温柔安静、与世无争的，能够耐得住深山里的寂寞。但是它又无比热情，为了激起世人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绵延不绝的樱花以排山倒海之势涌进春天的画面，如



万里晴空灿烂的云霞，如万顷碧波上层叠的浪花，又如高山上千年不融的积雪，白的圣洁、红的耀眼、粉的纯净、绿的坦然，淹没和覆盖了世俗虚无的繁华，在不知不觉中送给人们一份难以描绘的轻松和喜悦。

北方的樱花盛开的略晚一些，四月的阳光很明亮、很温馨，和暖的四月春风里，每一片樱花的花瓣都是那么积极，每一朵花儿都开得那么热烈。它们挤挤挨挨地热闹着，在阳光下尽情抛洒着诗意的隽永和美丽。曾经在一堆深绿的松树前发现一株盛放的白色樱花，远远看去，白雪覆盖绿树，风中翩然轻舞，自

觉春光无限好，香雪更从容。于是免不了感叹，原来静静的孤独也可以如此美好。

“昨日雪如花，今日花如雪。山樱如美人，红颜易消歇。”樱花的花期虽然比较短，盛放后半月左右就会凋落，但是它离去时的姿态却是令人感叹不已的。只见风摇花落里，片片轻柔飞旋飘舞，在明媚的阳光里轻浅一弯柔美的弧线，潇洒地追寻着来年的绚丽而去。看樱花的盛开和凋落，短暂的美好却留下永恒的香氛，可敬可叹而引起人生一世的共鸣。

樱花的人间四月天，无法忘却的美好。

鹧鸪天·观电视剧《觉醒年代》

(依龙谱)

□ 张坤清

突降寒风华夏川，列强豪取玉珠源。恶狼利豹疯狂日，志士仁人觉醒年。

驱溷夜，造春天。南陈北李自承肩。探寻真理救中国，船载初心成必然。

注：南陈指陈独秀，北李指李大钊。

春天

□ 刘淑圣

春天
微风从脸颊掠过
还未睁开眼
我便已幻想出柔软的云朵
和初识的邻居
逐渐苏醒的小河

身旁轻抚着蝴蝶
头脑在犹豫中摇曳
是否要绽放那剩下的
生命的枝节
难道真要我定义在
生命里的春天？

自从我在落日疏窗下
看见萧萧的落叶
在苍山覆雪上
看见诗意的层叠
美丽的景象
总让我想起那些令人
心绪凄迷的错误
因为只有梦中
我才能找到一个树洞
被告知可以诉苦

选择了春天
就会再次迎来
那六月的佳节
也是我一生
一世的眷恋
每根蜡烛
都如萤火虫般
像星空的天幕
与我作伴

可是啊
美梦总是难以醒来
就像我总是畏惧着
迎来春天
害怕那善解人意的月光
总是照亮我形单影只的感伤
就像那
破土而出的蒲公英
依然紧皱着
那不肯绽放的心弦
为了不想分别
宁愿闭上
那红泪偷垂的双眼
也不想放开满怀的心事
装点于庭前

二花

□ 马海霞

二花猫龄不足一年半，是一只特别胆小但特能干饭的中华田园猫。最近，二花那颗猫心除了想着饭，还想谈恋爱，天天叫，不舍昼夜。我怕扰到了四邻，隔段时间就出来给二花上政治课，敲地震猫效果不明显，猫粮倒是管用，毕竟二花不能一嘴二用，但吃完它更有力气了。

我妈没办法，只好将二花牵到大门外的菜地里，耳不听心不烦。刚把二花牵出去没半天，菜地里来了一只小黄猫。

我较为不安，因为二花拴着，若它正当防卫，绳子牵绊，明显处于劣势，我得去支援才行。我赶到现场，见小黄猫正在离二花两米外的地方含情脉脉蹲守。二花胆小，猫生第一次见外猫，就遇到来撩妹的。小黄猫是只猫相一般的田园猫，年龄和二花一般大，但颜值还不及二花一半儿。

主人这关没过，于是扔土坷垃驱逐，小黄猫猫心不改，

一动不动蹲守原地。

我将二花牵回家中，大门紧闭，独留小黄猫在外喵喵。小黄猫在外喵，二花在里面喵，不懂猫语，搞不清两猫说的啥。

半日无事，下午在街上遇到了“小四千”。“小四千”是只挪威森林猫，猫龄比二花大几岁，是村里猫界最靓的仔。每次遇到它，我都会停下和它玩上半日。因其主人花了四千元买的，所以得了猫名“小四千”。

我喊“小四千”，它一改常态，并未理我，急吼吼离去。我秒感是到我家相亲去了，忙赶回家中。我妈告诉我，“小四千”来我家了。谈话间，我猛一抬头，见“小四千”正在邻家二楼楼顶踱步，甚喜，若“小四千”做了猫女婿，生一窝小猫肯定漂亮。为断了小黄猫的贪念，我唤“小四千”下来，并对它露出了姨母笑。

二花胆小，貌似也害怕“小四千”，但猫界的事儿，人类也搞不懂，或许聊聊就熟悉

了。二花似乎也对“小四千”渐生好感。

“小四千”漂亮又名贵，人见人爱。一家人都同意二花跟“小四千”交往，于是将“小四千”当贵宾对待，猫粮款待。

次日，喂猫时，“小四千”自己的猫粮不吃，过去抢二花的。二花乖乖退后，“小四千”吃完二花的又去吃自己的。后来“小四千”主人将其抱走，二花才重抖干饭猫威风。

“小四千”前脚走，小黄猫后脚到了。我刚想撵走它，却发现它嘴里叼着一个蛋挞，正围着我房子打转。小黄猫上树爬墙的本领远不及“小四千”，它爬不上我家院墙，只能隔墙猫聊。蛋挞送不进来，急得小黄猫团团转。

日久见猫心，从这点上看，“小四千”远不及小黄猫情深义重。我替二花把关的这场婚事，把家庭出身、长相摆在了首位，自认为比猫聪明，可以替二花做主，却看走了眼。

名字

□ 安宁

刚毕业那年，我独自去市局开会，心里怯生生的。

会议报到处拥着一群人，我一步一步往前走，忽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安宁，安宁，开会地点临时变更啦！”我感到莫名的亲切。这里有熟人呀？我可是第一次来市局。

抬眼去看，那人我并不认识，但确认他喊的就是我，因为他正朝我挥手呢。

那人长我几岁，是负责会议接待的。我好奇地想，我和这位市局领导从未谋面，他是怎么认识我的呢。寒暄几句才知道，他听说县局刚分来一位大学生，从网上看了我的简历，一下子就把我的名字记住了。

在陌生的环境里，他这样直呼我的名字，让我感觉我俩像是交往了多年的朋友。顿时，我和他没了陌生感，他一下子走进了我心里。

后来的一天，我在办公室打扫卫生，忽然想移动一下办公桌。办公桌又宽又长，上面还摆放着电脑，一个人不好搬。我随口喊了一声：“海欣，能过来帮一下忙吗？”海欣是新来的小青年，我与他并不相识，只知道他名叫海欣。海欣听见我喊他，二话没说就走了过来。他不仅帮我搬沉重的办公桌从北端移到了南端，还帮我打扫了卫生。临走他说，他刚来这里，一个熟人也没有，听到我叫他的名字，真亲切，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喊他。

记住别人的名字，是一份尊重，会让别人感到自己受重视，还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征稿启事

“齐迹”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比如涉及聊斋文化、鲁商文化、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

投稿邮箱：lzcblk@126.com，或登录“文学现场”网站，选择晨报《齐迹》副刊板块投稿。来稿请注明建设银行开户行、开户名、账号、联系电话、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谢绝一稿多投。